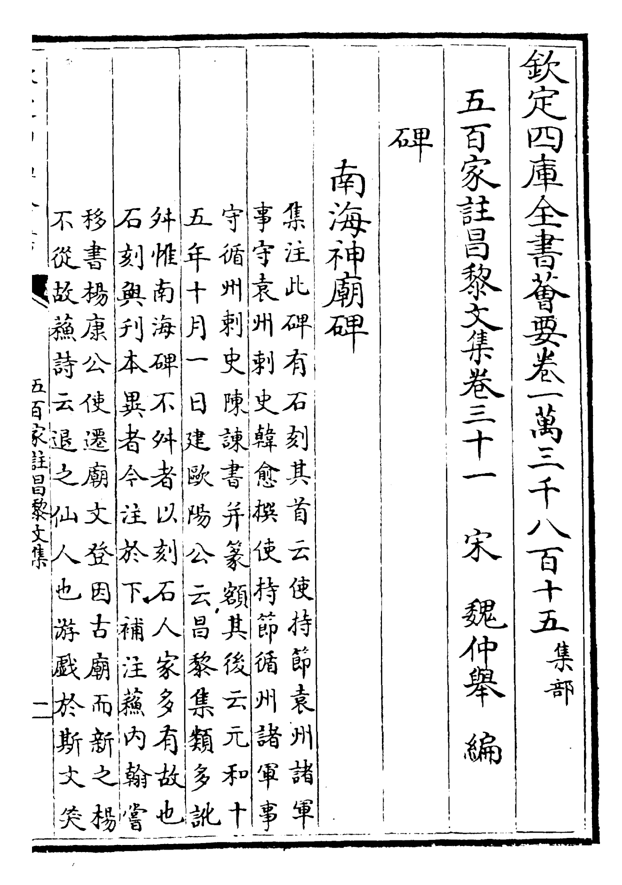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碑

南海神廟碑

集注此碑有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刻石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於下補注蘊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還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蘊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矣

談出竒偉鼓舞南海神

○趙本作南海東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

樊曰按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朝五車騎山王門之外欲謁武王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元冥東海名勾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各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洪曰世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不知有所據也

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

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為廣利王孫曰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册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孫曰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册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祝曰扶胥黄木地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孫曰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以一作而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祀一作祝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石本作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一作牲瘠酒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補注祼灌也以酒灌於地謂之灌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祝曰盲疾也月令盲風至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孫曰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樊曰按戣傳先是准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祝曰單亦盡也詩單厥心不爲表襮孫曰表襮衣領也。襮蒲報切又音博至州之明年將夏補注謂將立夏祝冊自京師至孫曰冊謂祝板書王命作冊逸祝冊祝冊者祝讀此冊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祝曰齋祓謂齋潔。祓甫勿切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一作乃上著署具其文曰具一作且嗣

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樊曰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補注事祀事也質明行禮故曰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更作平聲皆揖而退孫曰謂揖而退之不從其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補注櫂夫舟人奏功効力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孫曰謂祭之前一日省牲視滌濯也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祝曰概稠也踰益期戕云其節以竹而概孫曰概略也謂略見也○概音既五鼓既作牽牛正中祝曰牽牛星名一名河鼓

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祝曰詩神具醉止具或作其者非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祝曰龍貌也選肰蜿蜿以蝹蝹史記騶赤螭青虯之蜿蟉蜿蜒補注歐陽公集古錄曰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云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為正。蜿音鴛蜒音延來享飲食享一作慕闔廟旋艫祝曰舳艫也前漢舳艫千里孫曰謂祭畢而歸艫舟後持船處。艫音盧祥飆送颿韓曰謂暴風吹船進也。飆畢遙切颿扶嚴切與帆同旗纛旄麾纛音道飛揚晻藹祝曰晻日無光藹木繁茂也選芳風晻藹。晻音掩藹於蓋切鐃鼓嘲轟孫曰鐃似鈴而無舌有柄周禮以金鐃止

鼓是也。高管嗷譟舊注嗷吼也譟羣呼煩擾也嗷吉弔切譟桑到切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孫曰謂天地開霽皆見端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孫曰初時蕃舶之至泊岸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宴犀珠錯落賄及僕隸幾皆罷之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

節以一作有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韓曰境內負錢至二百萬緡悉放不收。石本作二十有四萬米八萬二千斛石本八字作三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石本作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石本四面作西南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入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一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一有其字可謂

備至矣石本作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

詩曰

南海之墟一作陰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孫曰謂南方邦伯也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石本祐作右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曰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緋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補注通皆也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祝曰禮記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其位所不屋而壇孫曰禮記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是不屋而壇也豈如孔子用王者事一作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洪曰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

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孫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

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德一作績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已來民一作人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補注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敫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補注繁鄴侯泌之子。鄴音業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命一作令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補注改謂新之其餘六十二子孫曰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今為顏子等十人像則其餘當有六十七人今云六十二子未詳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

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孫曰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唐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一作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奠一作菜歐陽公曰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

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先師所處石本先作生亦窘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舊注曰揭高舉也。揭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補注孔肖甚似也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補注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

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黄帝錬丹砂為黄金以餌之晝日乗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蓋非凡主也皆甘其説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麫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髪布地覩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

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宜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据而為其辭是楊墨騈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貎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其必不夷狄如

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徳社稷以功功徳固有次第因引孟子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徳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柳州羅池廟碑

韓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補注歐陽集古注云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還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樊曰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襃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

其碑陰云柳子厚終于柳州以精多魄强為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碑矣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嶽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蘇内翰記潮州廟云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其斯之謂歟石敏若曰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為明神烈鬼巍峩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凛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邵氏曰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尚不得其髣髴惟退之羅池碑可方駕以出朱廷玉評云予讀韓文柳州廟碑釋然有得於用意至微之處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獨言柳人

祭神而不及子厚之出處言柳民詠歌仁政
敬如父母尊為鬼神雍容紆徐而刺譏詆訶
之文不形于一辭而言外之意推之而不可
窮非深得於春秋曷至是或以招侮賈為過
之亦率爾哉說
詳列於正文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韓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祝曰謂不鄙之以為夷柳州古百粵之地故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石本無曰字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經常也

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集注步刊本改作涉非任昉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吳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訛耳吳處厚青湘雜記云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津為步故罾步即漁者施罾處船步即衆人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子厚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池園潔修猪牛鷄鴨石本牛作羊肥大蕃息

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石本作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孫曰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宗元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傭賃直也大修孔子廟孫曰宗元至之歲文宣王廟壞宗元取初終丞三官衣布完而新之自文其碑城郭道巷石本作皆巷道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石本常作嘗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

我及期而死（補注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補注長慶三年七月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以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幷刻之（孫曰宗元既沒柳人懐之託言降于州之堂有慢者輙死廟于羅池公因碑以實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孫曰蕉芭蕉也味如蒲萄子長數寸。一作蕉葉黃一作蕉子黃雜肴蔬兮進侯堂朱廷玉曰此一對言旨味不同名物異品羅列而進以觀一時之嗜好亦如爵祿名位險易多塗可以驗人決擇去取也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朱廷玉曰湖湘土人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然后知公之託意創辭其旨深矣公意若曰兩旗飄飄初無一定而船在中流為回風所泊進止蕩漾靡所底戾我止于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俱不可得已此我心之悲而侯莫之知也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朱廷玉曰乘駒木為柳車也公意曰

馬少為駒異於壯老言侯少年仕而蚤達入廟者進而在朝為天子廷臣也此與秦繆公始用孟明同意君子見用於世必老而更事以天下為憂而子厚未更事變樂仕進之榮而不知禹稷之心以生人饑溺為憂是以不知戲頟而不嚬以笑也○嚬一作顰笑一作咲

鵝之山兮柳之水孫曰鵝字疑當作峩按子厚柳州山水記云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朱廷玉曰桂樹團團木茂也白石齒齒石險也木茂翳空則絕昭回之光石險齧足則蹈危途之畏春猿秋鶴則非同類之匹言侯朝出遊於朝廷之上暮流落於幽險之鄉交非其類莫之與歸此與山鬼子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同意

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

樊曰歐陽文忠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於是沈氏存中筆談云古人多用此格如

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相錯成文則語健矣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朱廷玉曰北方中國也楚越居南方則中國為北當叔文執誼用事侯坐黨與南遷中朝黜陟南人無與焉而侯之在柳以惠愛見稱故欲其廟食此土世世奉祠者柳人之志也公意曰北方之是非則公議去取不可奪也嗟侯之生不得與我偕行其道卒厄窮裔千秋萬歲此道彌著質之鬼神猶不能違侯惡得而違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孟子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福我兮壽我福上一有願字驅厲鬼兮山之左樊曰子厚龍城録羅池北役者得白石上有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補注厲鬼惡鬼也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祝曰說文秔稻屬也前漢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孫曰稌亦稻也沛國呼稌曰稌羨多貌。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

蛇蛟結蟠孫曰言秔稌之穗如虬蛟也

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舊本作如自今始兮一本作始自今兮

欽于世世朱廷玉曰此志柳侯見德邦人死而獲廟祀之報以足一篇之詞也

黃陵廟碑

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韓曰碑有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録云當以

碑為正今刋于正文下

湘旁有廟曰黄陵祝曰湘旁謂湘水之旁補注筆墨間録云黄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䇿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一無古字石本作石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韓曰表字景升東漢末為荆州刺史。之字一本作所題曰一無題字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一其下有題字虞帝二妃之碑帝一作舜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孫曰事見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劉向

鄭玄石本玄作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孫曰劉向列女傳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湘君者自其水神其一作為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石本作及道死沅湘之間祝曰說文沅湘水出牂牁楚辭濟沅湘以南征樊曰屈原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二篇湘君篇云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王逸注云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則逸以湘君為湘水之神矣湘夫人篇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逸注云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沅音元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嚴曰即巴陵湖中君山也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石本璞作

樸

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補注歐陽集古録云黄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水為夫人而碑云降小君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樊曰郭璞注云帝之二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舜之后配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小水即謂湘川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孫曰列女傳云有虞氏二妃者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石本無為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石本有明君母字

其正自得稱君也祝曰春秋埊我小君諸侯之夫人皆稱小君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樊曰孔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石本升作昇一本傳作孔安國或又曰舜死埊蒼梧嚴曰蒼梧即零陵之九疑山也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一無死字余謂竹書紀年孫曰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二十年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補注尚書君奭之文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補注周書即上所謂君奭篇其下言方乃死

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得一作當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有一之野二字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死字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程曰劉向列女傳云瞽瞍使舜塗廩二妃曰往哉時惟其藏汝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又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時亦惟其藏汝時其掩汝之往汝去汝衣裳龍工往鳥謂習飛烏之巧龍謂知水泉脈理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常一作當食民之祭令之渡湘江者石本湘作湖莫敢不進禮廟下莫一作其元和十四年春余

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祝曰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唐爲潮州。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祝曰厲鬼也左氏云其何厲之有。又一本云南海之隅陽厲百毒所聚懼不得脱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孫曰元和十五年十月以赦令量移袁州。石本移作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圮一作毀桷一作墉於州刺史王堪石本無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石本無余字謂曰丐我一碑石丐一作與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

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謹一作已遂篆其事一云碑其迹謹篆其事一云碑其遂謹篆其事俾刻之此後舊有將修廟祭神文一首與二十三巻内祭湘夫人文同故不復出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曰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又誌其墓今又書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今本止云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孫曰王氏凡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孫曰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補注文十一年左氏鄋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君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孫曰烈字彥方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孫曰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一無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暕古限切音柬歷御史屬三院韓曰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止尚書

郎孫曰玄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韓曰最後為丹陽太守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樊曰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一有道字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快快無忝久嘉之樊曰是時陸贄為相上待之厚裴延齡日短贄於上十二月贄罷為太子賓客貞元十一年春旱延齡奏言贄失勢怨望四月贄貶忠州別駕且欲相延齡諫議大夫陽城率仲舒歸登等守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上意乃解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補闕改下一有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孫曰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有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仲舒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於上前九月正一坐遠竄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為參謀韓曰為荊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

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孫曰元和四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硤州刺史孫曰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帥江西時贓罪貶憑臨賀尉仲舒宣言於朝曰夷簡掎摭憑坐罪貶硤州。硤徒夾切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頌公德頌一作顯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

變其屋居以絶其火延堤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化成化一作政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韓曰穆宗即位召拜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樊曰弘中為蘇州召為中書舍人實元和十五年六月也公嘗誌其墓云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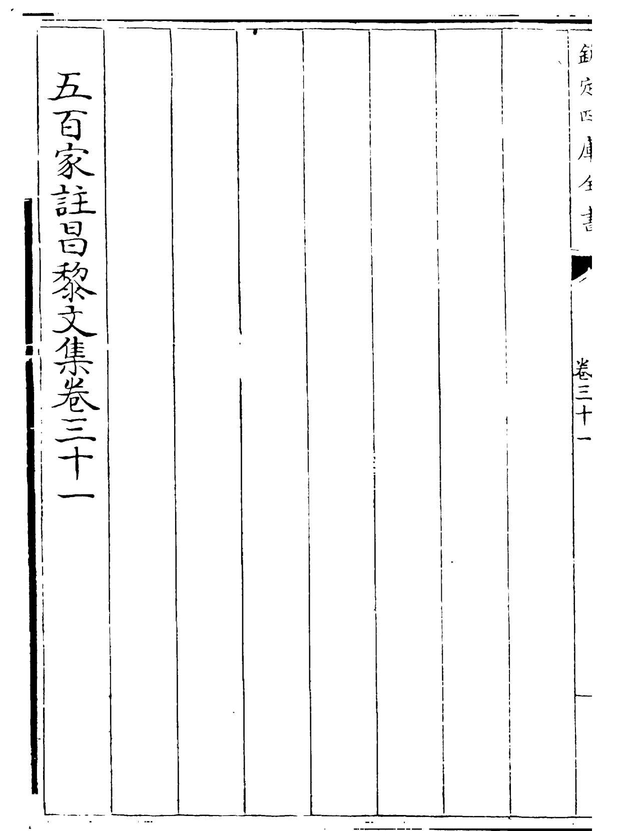
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閒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此一事耳誌與碑兩書之語不相襲足以見公立言之法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一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一有之字公至脫械不問樊曰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㲄數斛易斗酒仲舒罷榷酤錢九千萬吏坐失官息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宴樂絕他用錢可乎一作可足乎遂以代罷軍之息錢樊曰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歎曰我當減此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

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歌謡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一作待處之一作以處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甍於洪州年六十二六或作五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孫曰長慶四年二月葬於河南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韓曰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洄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

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而華英舊本作韡而華英今本作韡而華英孫曰韡字疑作韡韡花盛貌于鬼切不矜不盈孰播其馨一作聲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陛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辯遏堅懇巨邪不用補注巨邪謂裴延齡秀出班行乃動帝目祝曰卽公上所謂仲舒入閤帝顧同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孫曰謂自職方郎中知制誥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宄敲撼挫摳竟遭斥奔孫曰謂貶硤州刺史久淹

于外歷守大藩孫曰自硤州徙婺蘄二州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暍一作暘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溢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孫曰謂穆宗復召爲中書舍人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彫郡庸以自效上籍其實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繹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孫曰朝廷將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之會仲舒卒思以息勞虛位而俟補注即公上所云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上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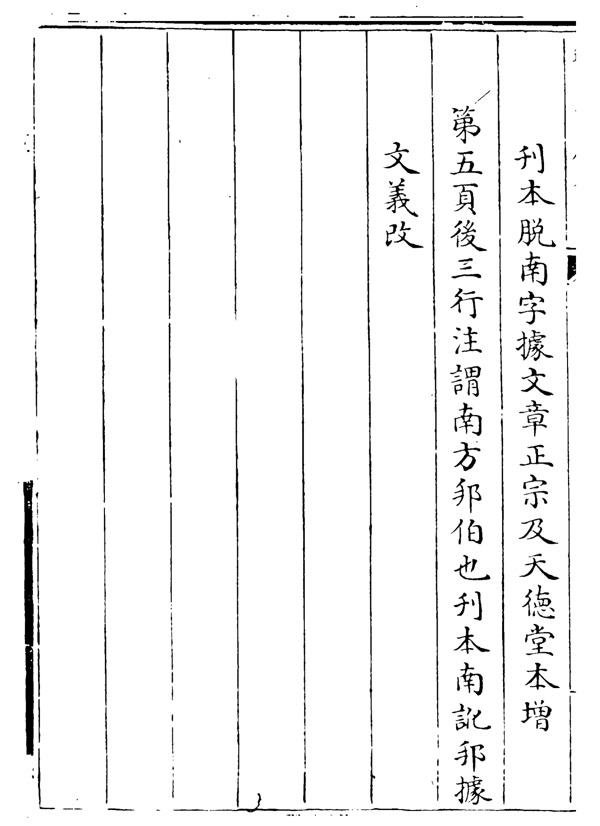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一

謹案第六頁後四行注韓曰還左神威衛將軍刋本將軍上行大字按誌文無大字注自不應有且與下文累還神威大將軍句亦礙今刪

第十八頁後一行注楊惠琳刋本楊訛李據唐書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文通加散騎常侍刋本脫文字據考異增

卷三十一第二頁前六行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


刊本脱南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後三行注謂南方邪伯也刊本南訛邪據

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文樞

謄録舉人 臣 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碑誌銘

唐故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曰韓弘新史有傳多本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今本止云許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任曰世本曰曲沃桓叔成師之子曰韓萬萬子求伯求伯子子輿子輿子厥遂

以韓為氏故云嚴曰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代為晉卿後分晉為國韓為秦滅復以國為氏出潁川後避王莽之亂居南陽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賈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祝曰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太康之韓補注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一作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補注海二子弘充是為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

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孫曰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史劉玄佐為汴宋亳潁節度使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祝曰偘偘和樂貌三輔黃圖偘偘誾誾口旱切。一作侃侃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將下一有皆字司徒卒孫曰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為宋南城將孫曰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

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萬榮病其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董晉為節度使十五年二月晉卒以行軍司馬陸長源為使軍亂殺長源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為使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孫曰九月逸淮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樊曰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

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韓曰貞元十五年八月陳許節度曲環卒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嗞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少誠圍許初少誠客與逸淮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逸淮卒其使數輩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敗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樊曰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櫛髮薅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舊注薅除田草也。

𦱆呼豪切然不揃刈揃滅也與翦同。不下或有一字不足令震駭一作駴音駭祝曰周禮鼓皆駴注疾雷擊鼓曰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幷斬之以徇血流波道樊曰汴州自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又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郎將劉鍔者允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貞元十六年三月弘引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斬之血流道中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祝曰讙譁也詩以謹惛呶注惛呶猶讙譁也。讙音歡呶尼交切李師古詐言起事詐一作作屯兵于曹以嚇滑帥嚇虛訝切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

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一無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東平帥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及聞順宗即位乃罷兵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戶佳切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

田弘正之開魏博孫曰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孫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一無濟字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孫曰元和十年二月山南東道節度嚴綬為賊所襲退守唐州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弘有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

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樊曰弘為都統實不離理所令其子公武率兵三千隸光顏軍弘雖居統帥陰為逗撓之計每聞捷至輒不怡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録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樊曰元濟既平弘懼元和十三年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十四年正月拔考城殺三千餘人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

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匹一作絹五千匹一作絹三千匹一作絹五十萬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樊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師道誅收復河南十二州弘大懼因請入朝七月檇汴之牙校千人入覲宴賜加等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孫曰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老經體不治

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韓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韓曰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補注新舊史皆云年五十八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韓曰弘卒賻絹二千疋布七百端米粟千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

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歿公之將甍公武暴病先卒孫曰是歳閏十月公武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巳不利界身佞辭界一作畀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釣一作鉤以間染我染一作謀公先事候情壊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

渭北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一有使字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樊曰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㝏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㝏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軫域軫一作畛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

重敢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祝曰猘狂犬也自劉玄佐死汴州五亂。猘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愒祝曰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韓曰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一作處處得河流兩壖祝曰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為宮。壖而緣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祝曰睨眴眩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眴孫曰邪視也。睨音詣眴音荀左顧失視右

顧而跽巨几切 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

常山幽都補注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 孰陪孰扶陪一作倚一作悖 天施不

留施一作地 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

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

乎補注言官兼將相也 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補注上謂穆宗 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 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

人莫敢扳祝曰扳引也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 生莫與榮殁莫與

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補注鴻大也

柳子厚墓誌銘

韓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自袁州召還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承命改牧宜陽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厚之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推及誌其墓夢得則屬于公而不敢當公之文在當時為儕輩所服如此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孫曰慶字更興河東解人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孫曰慶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奭樊曰慶子則則子奭字子燕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孫曰永徽二年正月以奭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六月罷相貶象州刺史為許敬宗等所搆就州殺之。高一作中皇考諱鎮韓曰則弟旦字匡德周中書侍郎旦子楷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子子夏徐州長史子夏子從裕滄州清池令從裕子察躬湖州德清令察躬子鎮以事毋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孫曰鎮丁母憂服除吏部命為太常博士鎮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從之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樊曰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

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樊曰宗元作先友記鎮所厚者六十六人且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樊曰貞元九年登第年二十一德宗問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嶄然見頭角祝曰嶄嶄絕峯殊狀注險峻貌楚辭何山石之嶄巖注石高貌。嶄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孫曰貞元十四年中此科以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

風發韓曰前漢非有踔絕之能注高遠也。踔敕角切　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孫曰為監察御史裏行　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祝曰順宗即位叔文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呂溫引納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　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樊曰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祝曰宗元既罹

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者為之悽惻而自肆於山林之間元和中補注元和九年冬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樊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為奴婢則下一有許字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

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補注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樊曰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以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上與宰相武元衡亦惡之悉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謂所

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返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為執友胡忍見其其若是即草奏願以柳易播會御史中丞裴度亦奏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重可責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宜有此言上良久曰朕所責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度愛我終切明日改禹錫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韓曰詡詡人語也虛甫切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

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邊也音曳材不為世用一有而字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能一作解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一作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力字下一有必致二字一作致必二

字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五十年秋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任曰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費一作資河東裴君行立孫曰元和十二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

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遠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終下一有焉字銘

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道古曹成王皐之子新史附皐傳後道古巧于宦便佞傾下遊公卿間嘗與博奕爲不勝厚進所償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盜美名詳見於傳而誌皆畧之祭統曰銘之

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所以有襃無貶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孫曰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公嘗銘曹成王皐碑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絶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王諱皐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數所矩切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補注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宗一作室非元和九

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孫曰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樊曰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譖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沔蘄安黄團練觀察使代公綽道古倍道入其營公綽惶懼出財貲皆被奪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樊曰貞元十二年二月道古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守卒夜駈女子登而譟發懸以出道古衆亂多死於賊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又以度支錢餽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怒戰不甚力雖再入申不能下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轉一作遷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貢貢一作泌下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貢以故起閭閻詆為刺史不效

貶循州司馬樊曰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道古在鄂岳以貪暴聞恐獲罪乃求自媚貞元十三年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十月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以泌權知台州刺史憲宗餌其藥不效十五年正月帝崩杖殺柳泌貶鎛斥道古為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樊曰道古終以服丹歐血死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韓曰長慶元年正月穆宗祀圓丘赦天下遂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于東都某縣一本無其年九月一日葬七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為進士舉一作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勛公勛音云叔裕五世孫祝曰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

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祝曰白芷其葉謂之葯。葯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昢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孫曰大歷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為尹令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文豪傑身死賣宅以葬

銘曰

太支於今補注太支一作本支非太謂太宗也見曹成王誌其尚有封尚一作上當

公弟凡末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雖黜不復雖一作誰而以喪歸海豐瀰瀰萬里于畿祝曰言自循州歸葬京都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曰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簟即其人至是銘之

公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樊曰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别君其後也一無上四字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

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一有君字以進士樊曰貞元四年羣登進士第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補注試判謂試書判授正字自鄠縣尉祝曰鄠縣屬京兆府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祝曰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為江陵孫曰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樊曰公時亦為江陵法曹與羣同官均之徵也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之一作戶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孫曰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補注為支度副使均

卒李夷簡代之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選人願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數音朔不為翕翕熱補注詩翕翕訿訿世說謝安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翕家門傾動人物此謂權門有

炙手可熱之勢而羣不為也。熱一作然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詼音恢連日夜不厭費盡不顧問一無上五字一云盡費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一作對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冦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韓曰肇京兆人大歷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孫曰詞字致用。詞一作嗣宗非）次嫁蘭陵蕭儹（子管切。一本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人（一或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

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孫曰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補注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蹟音迹）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

謫渾胡本切樸一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韓曰甲子一終即誌所謂春秋六十是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韓曰薛戎元稹作神道碑而公誌其墓

公諱戎字元夫補注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樊曰懿避寇汾陰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樊曰汾陰河中縣也開元十年獲寶鼎改名寶鼎縣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祝曰德儒父道寶隋禮部尚書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孫曰德儒二子寶積寶胄寶積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寶胄邠州刺史樊曰德儒隋濟北司馬生二子寶積潤州刺史寶胄少府少監其後皆蕃以大

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允有子九人皆有名位樊曰寶脩子九人續純絢綰繪紘縉絳縑純秦州都督絢好畤令綰濟源令繪祠部郎中紘華州刺史縉和州刺史縑金部員外郎見世系表其最季諱謙作謙誤當作縑為河南令以卒孫曰贈給事中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補注五子又丹戎放朗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樊曰又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沉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孫曰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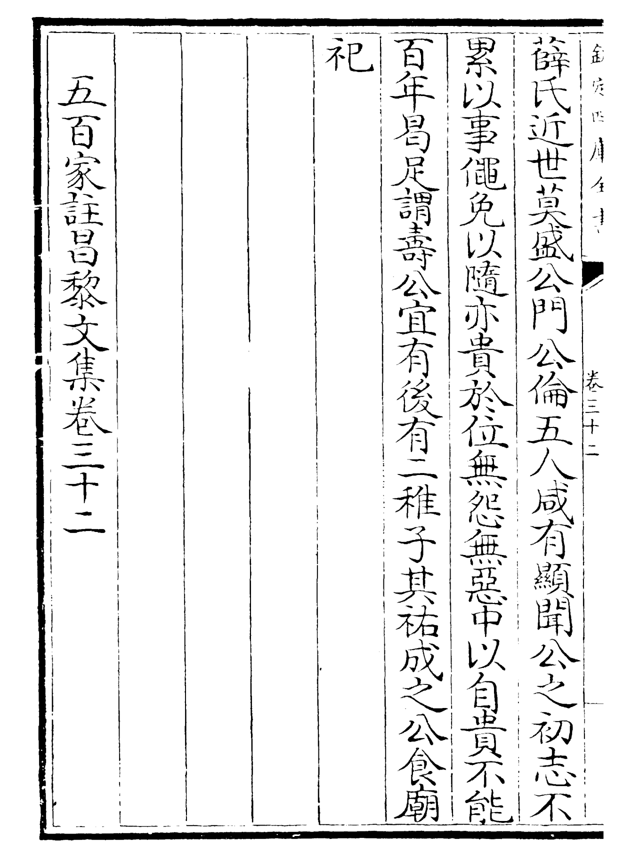
陽羡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陽羡即常州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日一無字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韓曰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辟為從事使者三返乃應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桂一作睦以故相代衡為江西故一作宰公因留佐映治孫曰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映卒孫曰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羡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孫曰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

府累遷殿中侍御史遷下一有至字晃使公攝泉州晃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晃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祝曰戎攝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戎在郡遵朝廷令不從晃所自用者晃惡之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别駕晃意欲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晃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孫曰馬摠佐鄭滑府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摠以南仲道直盈珍

怒誣奏摠貶泉州别駕晃欲除摠以附盈珍使戎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事晃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晃度未可屈揖而去置戎於佛寺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屈淮南節度杜佑聞之以書責晃會晃病戎遂得脫辭職自放江湖間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樊曰晃卒閻濟美代晃使福建備聞其事奏戎為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樊曰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樊曰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還河南令樊曰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迓畏不及饴道前駈惟戎境内按故無所治迓留守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歷衢湖常三州刺史孫曰還衢州刺史初到視前刺史所為皆便俗

戎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最患人所者荻塘河水瀦淤逼塞不能負舟戎濬之百餘里至以廉貞寛大為稱朝廷嘉之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樊曰正月以戎帥浙東所部州榷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補注部刺史謂部中刺史無所牽制四境之内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禄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内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病卒春秋七十五

孫曰天寶六年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一作人字以其年其一作明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樊曰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樊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登第戎死時為尚書刑部侍郎後終江西觀察○刑部一作兵部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累以事僶免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貴不能百年昌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楚國夫人墓誌銘

韓曰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薨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亦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先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一無令字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樊曰許國公韓弘也前鄜

州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父太尉劉公之甥（孫曰劉玄佐之甥○一本父作又）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賛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祝曰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孫曰元和十年九月

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弘遣其子公武領宣武兵三千人隷李光顔討蔡十二年冬蔡州平十一月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再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守不變天子嗟歎之孫曰公武執喪不變元和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為節度使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韓曰元和姓纂云翟黄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所滅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韓曰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卒以成為相翟璜佐魏文侯所進者西河之守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等五人文侯皆臣之高陵相漢樊曰成帝永始二年十一月以翟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綏和二年二月薨義以家酬韓曰王莽居攝元年九月方進子東郡太守義舉兵誅莽凡二月兵敗死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焚棺夷三族誅及種嗣還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孫曰河東言汴河也弘在宣武凡二十一年元和十四年秋自宣武入朝願留京師八月拜司徒兼中書令其冬妻翟氏

卒於鄜州○公一作父子在鄜時孫曰鄜坊丹延節度治鄜州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爲

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予曰母兮莫我

撫已丈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

今孰盛與夷祝曰夷等也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曰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云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佮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然誌言兩佐東都留守則序

所謂合東都之文遊郎謂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程曰字貽周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一有至公之三字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世一作代仍襲爵名樊曰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善衡子懷亶洪州都督懷亶子允同昌郡司馬皆襲封西河公同昌郡扶州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樊曰叔向字遺直以詩自名與常袞善大歷十二年四月袞平章事用叔向為左拾遺內供奉十四年閏五月袞貶河南少尹叔向出為溧水令○溧音栗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樊曰叔向五子常牟羣庠鞏皆工詞章為聯珠集行

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羣新史有傳弁等附焉

孝愛謹厚一作孝謹厚直舉進士登第孫曰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郎中檢校下一有虞部二字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補注弁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佐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兆塋域也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遲音穉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賔生于時

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李曰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曾祖恕已南陽郡王恕已子建康淮陽太守建康子高貞元初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有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孫曰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孫曰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祝曰舉舁車也呂氏春秋不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輦駕〇舉字音預從史卒敗死孫曰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眨

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樊曰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奏舟為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樊曰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奏舟為府判官歷六府五公韓曰舟初為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一有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遏一作蓋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

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音拱常進士補注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孫曰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樊曰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巳為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孫曰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還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庠三佐大府樊曰庠字肖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皐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元和三年二月皐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韓曰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孫曰元和

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羣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一作好學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少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補注公大歷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視一作事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祝曰哀元年左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孕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夏以再家竇為氏 祝曰后緡生少康克復舊物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留居有仍遂為竇氏

聖愕旋河犢引比 樊曰龍六十九世孫為鳴犢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游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丘哉旋河謂至河而旋也引比引以為比○犢作犢非

相嬰擬漢納孔軌 樊曰鳴犢七世孫世世于嬰字王孫家觀津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為丞相軌法也言擬去亂政納之於法韓曰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太后好黃老而嬰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擬漢納孔軌蓋謂嬰擬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左氏所謂納於軌物前漢敘傳所謂伏周孔之軌躅也○擬一作發

後去觀津觀音貫而家平陵韓曰世弟庖庖子充從居清河充子廣國字少君孝文皇后之弟廣國子誼誼子賞宣帝時以吏二千石從扶風平陵遙遙厥緒樊曰何昌寓為吏部有姓閔者求官自曰予寓後昌寓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一作石

唐故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補注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孔曰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為東光令務本子如珪海州司戶如珪子岑父著作佐郎巢父給事中岑父五子戴戣戢戡戩字君嚴事唐為

尚書左丞孫曰長慶二年以戣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孫曰長慶三年戣累表請老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樊曰詔戣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吾君年至一本无至字一宜去洪曰蓋取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至矣補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或作宜去無一字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一作巾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

者不在東阡在北陌補注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數音朔數與下一本有孔戣二字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

始以進士補注建中元年戩第進士佐三府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以鄭滑節度行軍司馬盧羣為本軍節度使表戩為判官九月羣卒惣攝留務監軍楊志誠雅自肆衆皆恐戩邀志誠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誠嚴憚不敢動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樊曰戩為諫議時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憲宗意扱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戩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加皇太子侍讀孫曰元和六年十月以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韓曰戩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殺不下博

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幾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一本無此句尹字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一無上三字改華州刺史孫曰元和九年六月以戡為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明年歲貢海蟲淡菜蛤蚶祝曰蛤蜯蛤也說文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為蛤秦謂之牡厲一曰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蚶蚌屬爾雅曰魁陸本草云狀如海蛤貝而厚外橫從其理五味自充庖作羞○蛤音閤蚶呼甘切可食之屬一無可食二字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啓外按小兒邽音圭外按一作按外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

為大理卿孫曰元和十年二月以李絳代錢為華州以錢為大理卿○而以一作而自又作行自一無刺史二字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樊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朕求之度以錢對庚戌以錢為御度使約以取足任曰錢剛正清儉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韓曰錢既至免屬州逋負千八萬緡米八萬斛黄金稅歲八百兩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韓曰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閲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賄一作財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

無妻子之請者盡没有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日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韓曰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戕至倍其俸約不得為貪縣稍以法繩之）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傳為奴（傳一作縛）公一禁之有隨公之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訟一作告）公召殺之山谷諸黄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張曰自貞元中黄洞諸蠻叛从不平）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孫曰元和十四年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上從之）與一有

功有所指取當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黄為類一作顙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乇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焉況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焉比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孫曰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皆遇害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孫曰十五年七月行立旻相繼

卒口數月一作數日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詞美之詞一作詩嚴曰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又云明年祀歸即十四年又云明年其時公又因仕即十五年也按退之以十四年貶潮州冬至袁州則十五年已移袁州矣舊史云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仕愈在潮州作詩美之其說蓋誤十五年還尚書吏部侍郎補注十五年九月還拜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户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遵裕史作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祝曰隋後官至宰相唐史有傳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戵樊曰以世系表考之岑父生載戣戡戢戵威戣給事中生溫質溫孺溫憲溫裕戡昭義節度判官戢庫部員外郎以傳考之溫裕仕為天平節度使戢京兆尹與表不同誌謂戣凡弟五人而表又有威誌云遵孺遵憲遵裕傳云遵孺溫裕表又悉以遵為溫當考○戵音衢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

湖南入為少府監孫曰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蓌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祝曰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三十八韓曰一本云孔世卅八卅蘇合切說文作卅俗作卅又一本云孔子世三十八前之說則省字後之說則加字皆非文意孔世三十八於理自暢拘字之偶非古也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一作自寡笑與言其尚類也一作邪莫與之倫祝曰倫比也一本作莫之與倫左傳所謂莫之與京也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補注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文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一本無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公諱仲舒字弘中孫曰并州祁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孫曰仲舒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十年嚴曰按王弘中碑云貞元初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墓誌則曰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按陸贄之貶在十一年春而陽城傳云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城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上疏則墓誌云十年是矣以賢

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硤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改一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一作宜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仲舒履歷事跡並見三十一卷碑注至則奏

罷榷酒錢九十萬（十或作千）以其利丐貧民（丐一作與）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一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禁一作學）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出野（出一作山）去浮屠老子象（去一作立）以其誑丐漁利奪經人之產（經一作編）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孫曰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

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塟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収拾故遺譏而貶及知制誥知一作在盡力直友人之屈與曰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譏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户口亡十七八一無口字公居五年一無公字完

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輙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閑閻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悉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呼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一有諱字玄暕音簡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某一作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一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

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孫曰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世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劉禹錫嘗為仁師撰高陵遺愛碑）次女壻李行修（孫曰元和四年行修登第○一作行循）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一作大）又剛以嚴（又一作又）哲人之常（哲一作若）愛人盡已不倦以止（止一作正）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最一作撮）萬世之藏

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此篇後闕）

君諱繼祖樊曰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補注王名燧字洵美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樊曰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故次繼祖集注按傳燧贈太傅此云贈太師暢贈工部尚書公元和九年為其夫人作墓誌亦云贈工部尚書此云贈太子少傅豈其後累贈至此耶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孫曰貞元三年公年二十應進士舉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樊曰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弇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馬其年罷兵燧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拜

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補注軫悼閔也賜食與衣祝曰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食音嗣衣去聲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祝曰姆女師也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捕切又莫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洪曰可憐舊作可念按妬記云王丞相夫人於青疎臺中覯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黄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一有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補注謂莊武王

燧燧身長六尺二寸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孫曰謂猶鸞鵠停於竹梧之上能守其業者也補注少傅暢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祝曰茁草初生貌詩彼茁者葭○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樊曰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樊曰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樊曰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而下一有分府二字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孫曰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一作耶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三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曰紹述卒且葬誌皆無年月或法不必載也按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乃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而公卒以四年十二月則疑在長慶三四年間○補注後山詩話歐陽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孫曰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從一

作促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一無者字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一無紀字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樊曰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一本又字作一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洪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

注解如瑶翻碧瀲嵬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補注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

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負載也放恣縱橫縱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孫曰言蓋如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樊曰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

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無出字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一作命且日下遂病以卒一作遂以病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孫曰澤字安時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孫曰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祖某官諱泳樊曰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孫曰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 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補注聲樂也下言觀樂是已天得也一作天地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一有某字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賊一作脫後皆指前公相襲孫曰公然相襲後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祝曰徂往也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邢蒲經反字其雍王會之後孫曰曾當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夏州總管。雍於家反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孫曰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孫曰五年十月道玄與黑闥戰於下博道玄戰沒無嗣以其弟道明嗣為淮陽王終鄆州刺史生景融。一本作長平生淮陽王淮陽王生景融景融親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岌為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祝曰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晬祖對切無家

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飼至五六歲孫曰鄉天寶八年生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一無年字能閱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凛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嬌一作敵浸傳之聞諸父一作浸傳聞之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邪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音蹤諸父悲喜頗語羣子弟曰語一作謂為汝得師一作吾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貟外尉選孫曰選謂選於吏部曾公真

卿（樊曰魯郡顏真卿卿為吏部侍郎）第其所試文為上等（孫曰試書判振萃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孫曰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拜南鄭令（補注南鄭興元屬縣疑此處有脫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慙其庭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一無上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

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州左司馬孫曰陝虢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某月丙辰俗本無某月字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樊曰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為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漵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

樊曰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涯洸潘集注涯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涯音產洸音光皆進士樊曰舊史漢弟涯洸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及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堨也補注漢即公墹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其祀一其

作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樊曰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但書曰帥譁之焉耳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祝曰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祝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牛僧孺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太平軍節度使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

者毋侮辱轢蹙我事轢音歷無罪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樊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等取朱滔子洄為留後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與一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

元濟斬於獨柳樹十四年二月　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

師道爲其兵馬使劉悟所殺

死肉餧狗鼠鴟鵶樊曰新史書微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

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爲飽則不若公語汝何敢反汝何

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

敢反行且罵衆員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

死君抵死口不絶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

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

師馬僕射補注鄆曹濮節度使馬總也　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

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

以聞詔所在給船轝音預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一作三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孫曰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一無養字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嚴曰空青山出銅處銅精薰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𡸣方數十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戢某官父休某官妻韓氏

禮部郎中某之孫祝曰雲卿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祝曰俞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暮顧以行子揭揭也揭音竭噎喑以為生噎一結切喑於金切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折缺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厲嚴也○厲協韻音烈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呾相呵也○呾音怛

故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補注公室盧氏之母夫人苗氏也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孫曰上黨長子縣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樊曰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襲夔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別駕（樊曰此云別駕而表云永王府諮議參軍當以此為正）夫人年若干嫁法曹盧府君（一作嫁范陽盧府君下再有府君二字）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言盧氏之族）世所謂甲乙者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

韓曰夫人長女壻河南緱氏主簿唐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七月一作八月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其誌銘其一作之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一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享乃于行一作乃及于行克嬀德門嬀匹詣切克一作允肅其禮容一作為禮一作禮瞿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

劭一作既克其家厥聞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慠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力追切一本作纍纍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寘一作誌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韓曰參軍李翺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

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為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孫曰夫人父球兖鄆懷三州刺史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凉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孫曰凉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凉公在位十七年子翻字士舉位車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太守翻子寶字懷素鎮北將軍寶子冲字思順後魏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暠曾孫也今云六世誤矣○凉一作梁者非是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孫曰冲子延實

字禧都督青州刺史延賓子彬字子儒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枇枝襲封由侯至于貝州凡六世孫曰枇枝玄孫詔諮議參軍詔子楚金○一作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孫曰楚金伯兄惟慎楚金事之如父在每事必請惟慎曰汝年亦長矣每事必擾我何為楚金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揣乎人心其請如初見實録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孫曰姒惟慎之妻鄭也○一作姊非其於家不敢自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一悅作慈嚴曰李習之皇祖實録云刺史嚴正晦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一有而字胥其出擊之一本胥作需無其字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

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杖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樊曰實錄貝州刺史嚴正晦黜官百姓僖不樂其政將俟其出斃之以瓦石錄事參軍謂楚金曰若之何楚金請攝錄事參軍乃如之楚金於是集小吏百餘人皆持兵无兵者皆持扑埋長木道中令曰使君出後百姓敢有出觀杖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後刺史至加禮擢任貝州由是大理樊曰後刺史至委政楚金姦吏皆務情告貝州於是大治其葬曰翺既還貝州君之喪于貝州于貝州一本無貝字一本無州字殯于開封遂還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

于開封壙于丁巳補注說文云壙塹穴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補注說文窆葬下棺也周禮及窆執斧是也○窆彼驗切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五字○一作仕不還遂一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孫曰惟慎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為給事中始至户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翔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樊曰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翱實録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録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一本無固字

處士盧君墓誌銘

韓曰公前銘盧君夫人此又銘其子於陵

處士一本有盧君字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為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韋捽之祝曰捽擊也○捽昨莫切法曹爭尤彊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孫曰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之女有子二人於陵渾女三人長嫁唐充幼適公讀書

學文皆不待彊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孫曰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苗氏卒年六十九）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一或作十）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

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兹命也耶兹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一本作于下同余兄孫壻也年四十八孫曰于大歴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樊曰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為鄂岳從事樊曰十一年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辟干為從事遇方士柳賁一作沙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孫曰說文鉛青金也一曰錫之類按中為

空按字上一有以物二字實以水銀葢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耳聞一作耳相聞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孫曰登字冲之元和十四年六月為工部尚書殿中御史李虛中補注虛中字常容刑部尚書李遜孫曰遜字友道長慶三年正月拜刑部尚書遜弟刑部侍郎建補注建字杓直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孫曰簡字幾道元和十三年五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工部尚書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孫曰

坦字保衡元和八年五月除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裀席得水銀一作其茵席嘗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登卒殿中疽發其背死孫曰元和八年六月虛中卒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孫曰長慶六年正月遜卒其季建一旦無病死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建卒襄陽黜為吉州司馬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簡貶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樊司是歲九月公自袁召還為國子祭酒襄陽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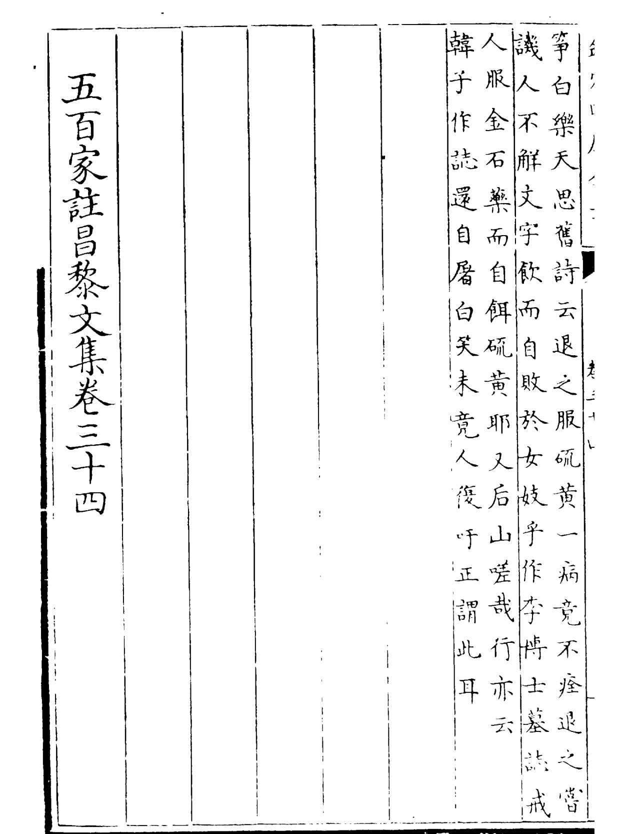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有家人至一作有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之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孫曰長慶三年十二月簡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樊曰道古因皇甫鎛薦柳賁于憲宗賁治丹劑憲宗服之遽棄萬國穆宗即位以賁付京兆府決死道古貶循州司馬元和十年九月亦以藥死貶所此可以為誡者也嚴曰后山詩話云退之為李干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此時為一世誡耶而竟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是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

補注下文云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豚魚雞是也

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補注孔毅夫雜説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



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耶又后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注陰為逗橈之計

刋本橈訛逺據唐書改

第六頁後五行注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刋本至既

訛既至係沿舉正之訛據考異改

第七頁前四行注立牙將李夵為留後刋本夵訛

界據唐書改

第七頁後五行命正我宇刋本正訛王據東雅堂

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以先朝時刋本脱時字據天德堂本及文義增

第二十頁前四行注奏戎為團練副使刋本戎訛晃據文義改

卷三十三第五頁前三行注河南尹鄭餘慶刋本缺鄭字據唐書補

第十一頁後六行注岑文生載戣戡戢戳威刋本岑訛巢據唐書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此云贈太子少傅刋本少訛太
據唐書及誌文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注王丞相夫人於青疎臺中刋
本脱夫人二字據世説注增
卷三十四第六頁前二行長慶元年刋本元訛二
據唐書及考異改
第七頁後四行節時其飲食刋本脱時字據文章
正宗增

第九頁後一行厥聲彌劭注厥聞愈劭刊本劭並訛卲據天德堂本及字書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其葬曰刊本曰訛日由上文既以世為詞故此必以曰作日以曲証其文之不分應也據考異及舉正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偯之後刊本脫後字據天德堂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呂燕昭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八　五至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墓誌銘

盧渾墓誌銘

韓曰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弟兄一作後有弟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汝遷於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虢州司户韓府君墓誌銘 注詳本篇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刺史 嚴曰新史云弓高侯穎當裔孫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其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茂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二子倫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樊曰唐史世系表及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並云叡素桂州長史皇甫持正誌公墓及神道碑明同而此云刺史其字誤矣 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 集注桂州四子仲卿少卿雲卿紳卿也李太白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獨世系表云桂州君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表以晉卿為長而碑以仲卿為元子表作升卿最季而誌作紳卿誌

人云嘗為揚州録事叅軍而表云京兆府司録叅軍公仲卿之子而紳卿姪也寧有叙其家世而啟誤那當以誌為正

事故宰相崔圓孫曰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録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録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奴箭切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

氏男曰家女曰都皆幼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於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兹唯其家之材葢歸有時洪曰疑有闕文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曰此誌及張徹誌皆以韓愈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為令史誤也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俞妻趙氏生二女樊曰二女長即況妻次嫁

張徹三男樊曰三男無競啓餘州來孟世系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孫曰公父仲卿即雲卿之兄也□一本無弟字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於周氏況樊曰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遣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孫曰貞元六年好好生至是元和十一年卒年二十七葬長安城南

鳳栖原其從父愈一作其從父弟愈於時為中書舍人孫曰是歲正月公為中書舍人五月降為右庶子為銘曰

夫喪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樊曰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此誌云滂年十九死蓋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孫曰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孫曰老成公凡介之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祝曰湘滂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

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後祝曰舍人

名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軌一作範滂既兄弟二人而會

卒府長子百川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

明遜悌以敏讀書作文作一作倍功力兼人為文詞一旦奇

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人耶退大喜謂其兄

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

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於為人亦然

既數月一作日得疾以卒年十九矣孫曰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

孫曰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里孫曰宜春袁州滂從公量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卒○一本作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耶一作天固生耶一作天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殺之耶其偶自死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挐壙銘

韓曰公貶潮州挐道死商南層峯驛痓之山下至是尹京兆乃發其喪歸葬于河陽世墓之次

女挐音如又女加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

秋官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絶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孫曰十四年正月公上佛骨表坐貶潮州其地在漢南海之揭陽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在病一作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又一作父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

之女孥死當元和之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孫曰韓氏之先皆葬河陽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祚八世孫孫曰景祚為蘭陵太守南州刺史景祚子元幹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孫曰晉卿兄如蘭之女詳見苗夫人誌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孫曰長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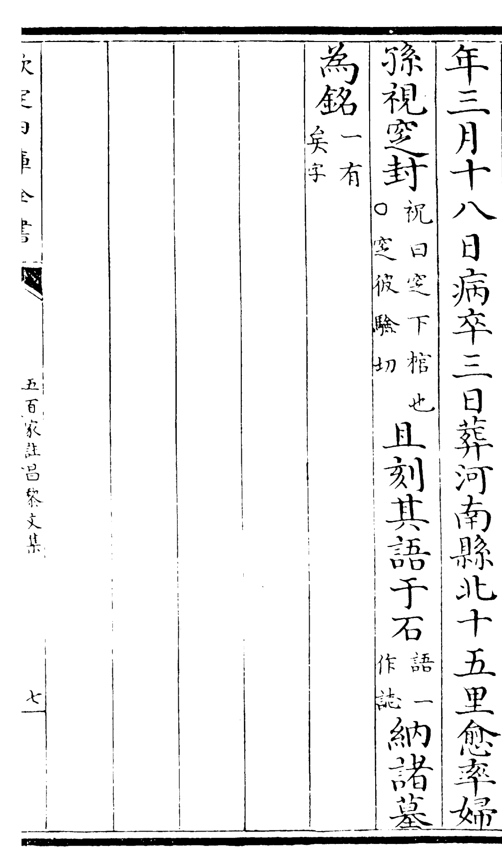
三年七月以休憬同平章事四年八月罷神龍元年四月復相二年三月罷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復罷出郄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爰一作奚歸一作其九子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樊曰唐志義服有為乳母報者其服緦麻韓曰葬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為于偽切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孫曰大歷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嚴曰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韓曰公第在貞元八年歷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



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病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祝曰窆下棺也口窆彼驗切且刻其語于石語一作誌納諸墓為銘一有矣字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五